

“人文奥运”新内涵下的北京社会建设

宋 国 恺

(北京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22)

摘 要: 人文奥运是2008北京奥运的核心理念。赋予人文奥运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社会关怀”新内涵,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人文奥运”丰富内涵的拓展和深化,同时也体现了当前北京社会建设的要求及北京奥运会后将留下“独一无二”的奥运遗产的要求。加强“人文奥运”新内涵的研究和认识,使“人文奥运”理念充实且可操作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文奥运; 新内涵; 北京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08)03-0007-06

2008年北京奥运有三大基本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在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这三者的关系中,无论是绿色奥运,还是科技奥运,都必须突出‘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取向。”^[1]可以说,“人文奥运”是三大基本理念的核心,也是北京奥运的灵魂。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人们对“人文奥运”基本内涵的研究和认识有了较大的进步,也取得了相对丰硕的研究成果。“人文奥运”的基本内涵是指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始终要突出人文精神。而对人文精神的基本理解,学界和体育界主要集中赋予其人文、人本和文化等3种代表性的内涵。人文的内涵侧重探讨的是体育与人文的关系,也强调人文体育与体育的人文文化;人本的内涵是赋予“人文奥运”以“人本”的意义,从而提出“奥运以人为本”,这种理解其最基本的根据是“人文”与“人本”所对应的英文是同一词;文化的内涵指“人文奥运”是文化的奥运会,即指东西方文化交融,特别是源自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文化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论是哪种理解,其具体的内容多集中于传播弘扬奥运文化、开展文化活动、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美化北京城市环境等人文精神方面。毫无疑问,

赋予“人文奥运”这样的内涵是正确的,但显然并不是“人文奥运”的全部内容。

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的评估报告结论部分指出,在中国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留下“独一无二”的奥运遗产。这个“独一无二”的奥运遗产,不仅仅是针对体育事业的,它应该是超体育的;也不仅仅是物质形态和文化形态的遗产,也应该是超物质形态和超文化形态的。

基于以上只注重奥运经济的发展和研究,只注重“人文奥运”人文内涵、人本内涵和文化内涵的理解及实施的片面性以及对奥委会所指出的“独一无二”的奥运遗产的全面理解,结合社会学追求秩序、进步和社会关怀的目标,在社会学视野下,当前赋予“人文奥运”“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社会关怀”的新内涵,不仅是有意義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国庆节考察奥运场馆建设工地时指出,要切实实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同时强调要紧紧抓住新北京、新奥运的重要机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着力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水平,着力促进社会和谐,把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坚持以人为本,注重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筹

收稿日期: 2007-12-24

作者简介: 宋国恺(1971-),男,甘肃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

办奥运会的各项工作造福广大人民群众。胡锦涛同志这里的“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应该是“人文奥运”题中应有之义。“人文奥运”的理念不仅体现人文关怀的内涵,同时也体现社会关怀的内涵。在落实“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和建设“新北京”的各个领域,如何更好地落实“人文奥运”这一新内涵,对北京的发展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更是巨大的挑战。

二、“人文奥运”新内涵与北京社会建设

赋予人文奥运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社会关怀”的新内涵,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体现社会关怀的一面,同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当前北京社会的发展状况充分说明了这点。

“十五”期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200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达到了5457美元^①,使首都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奥运申办成功和奥运筹办工作,给首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首都的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然而,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北京的发展同样面临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除了经济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之外,还有诸多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改革面临深层次社会矛盾和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仍不完善;社会不稳定和不和谐的因素仍然存在等等。正如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反映出社会关怀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加强,“人文奥运”理念有待于进一步切实全面落实。

(一) 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

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迅速发展,北京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经济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9%。1978年以来,全市GDP平均每8年翻一番,2003年实际经济总量相当于1978年的10倍。到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000亿元,人均GDP突破7000美元。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符合首都功能特点的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取得长足的发

展,第三产业比例达到67.7%^[2]。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北京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是有了这样辉煌的经济成就,才使得申办奥运和筹备奥运有了坚实而雄厚的基础,也为实现“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构想和率先实现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这些年来,我们一味地重视和强调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为了实行经济改革,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引入市场机制,增加鼓励,刺激发展,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把经济发展这个第一的任务提到了唯一的位置,唯GDP第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超常规发展思路,为北京的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极大地促进了北京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北京的社会建设,社会结构的调整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形成了经济发展这条腿长,社会发展这条腿短的局面,并因此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

1. 贫富差距凸显

北京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富差距逐渐凸显。2006年,北京市被调查的2000户城市居民家庭中,占20%的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6616元,占20%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798元,高、低收入组的收入差额由上年的24386元扩至26818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大于城镇居民,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006年农村居民20%的高收入组与20%的低收入组收入比为5.35:1,远大于城市居民的3.74:1^②。可见,在北京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贫富差距都是很鲜明的,这种贫富差距在一定的阶段内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到了一定的阶段,不及时调整社会政策,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不合理,随之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

2. 一些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变动产生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所有社会成员不断分化组合,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演化为十大阶层^[3]。北京市随着一些国有企业改制、转产或破产,一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他们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些大量下岗失业工人,原来都是城市工人,有着农民和农民工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而这个阶层有正在逐渐向农民工阶层流动靠拢的趋势,这个现象值得高度重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提高,北京郊区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用来建设高速公路、工业园区等,一批农民也因此失去了土地。据

①参见《北京统计年鉴》,2006年。

②参见《北京统计年鉴》,2007年。

统计,北京在城市建设中以较低补偿或者无偿征占土地以及一些乡村无序开发、盲目扩张侵占,使得1995—2004年间全市耕地面积减少244.4万亩,但乡村人口只减少14.6万人,平均减少100亩耕地才减少6人^①。尽管京郊农业的重要性在逐年下降,但是土地的价值却在迅速的上升。实事求是地说,农民并未从这种土地价值的迅速上升中持续而固定地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由于社会管理体制的不到位等各种原因,他们就业困难,这些农民失地又失利,成为失业者。他们一方面面临生活困难,另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逐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二) 城乡差距依然存在

城乡差距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一个普遍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差距不能过大,并且持续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必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市城乡经济一直处于不均衡的发展状态,这种不均衡的发展为北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加速城市化,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了7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79%时^[2],这种不均衡的城乡发展状态,不仅没有使得城乡差距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北京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

1. 收入差距

1978年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差140元,其收入比为1.62: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农村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由1978年的1.62:1缩小到1984年的1.05:1,1984年是自改革以来北京城乡差距最小的一年。自1984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4年,北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为2539元,收入比例为1.97:1,到2004年城乡收入差扩大为8516.8元,收入比例扩大为2.18:1。2006年,北京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最大,扩大为2.41:1^②。如果再把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享受的政府补贴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城乡差距就更加突出了。在某种程度上,统计的平均数掩盖了许多突出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7000美元,远远高于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万元的水平。事实上,这个平均数据掩盖了一个不平等的事实,即同样生活在北京,都是北京居民,城市居民收

入远高于京郊农村居民的收入。在调查中了解到,特别是远郊和山区农民其收入还是相当低的,有相当一部分还低于200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的水平,而同一时期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86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1倍多^③。收入水平同样直接关系到消费水平。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郊区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比城市整整落后了8年。

2. 社会保障差距

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其社会保障水平及覆盖面总体来说都比较高。但北京同全国一样,仍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格局,城市居民与京郊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完全是2个不同的体系,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城市居民远优越于京郊农村居民。2006年末全市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人数分别为604.1万人、679.5万人、482.2万人和465.3万人。而全市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44.8万人,应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人数为145万,参保率仅为30.9%;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8.1万人^[4]。但是,还有不少农村隐性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剩余劳动力和老年人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他们的生活仍然面临困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2007年末达到268.2万人,参合率为89%^[5]。但是,在调查中了解到,新型合作医疗体制存在2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新型合作医疗真正覆盖的农村人口仅为10%~15%,远郊区还低于10%;另一方面是门槛过高,导致越富越有能力看病,越能报销;相反,越穷越没有能力看病,越不能报销,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富人医疗体制,将穷人排斥在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之外。

当前我国的政策,对城市和居民是一套政策,对农村和农民是另一套政策。其根据就是所谓的户口制度,对农业户口是这样,对非农业户口则是那样,这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北京同样存在着二元社会格局和众多的城乡差别,上述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只是2个重要的方面。有学者总结出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导致了在15个方面存在城乡差别。就其中参军方面的差别举例而言,2006年北京某区动员青年应征入伍,给入伍的城市青年奖励1万元/年,而农村青年只获得4200元/年;服役期满后,城市青年自主创业政府将资助2万元,而农村青年却与之无缘。尽管北京市委、市政府在统筹城

^①据2005,2006,2007年《北京统计年鉴》推算。

^②根据调查资料推算。

乡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仍然面临巨大的考验和挑战^[6]。

(三) 农民工体制问题

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北京市的问题,更是全国性的问题。在此讨论的农民工不只是指在北京市区务工的北京郊区农民群体,而是指在北京务工的所有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1.2亿人左右。截止2006年末,北京流动人口为383.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4.3%。流动人口九成以上从事建筑业。在批发、餐饮和居民服务行业中,流动人口占该行业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分别达到了85.5%、78.8%和71.1%^[4]。无论如何,在北京的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并且这个庞大的群体为北京市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据全国政协计算,一个进城农民工1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万元,而其1年充其量才拿走8000元,剩余的1.7万元留给了城市。如果按200万农民工计算,北京市的农民工为这个城市创造的价值一年就是34个亿,意味着每年农民工所创造的34亿元留在了北京。农民工为北京创造的巨大价值由此可见。

农民工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高度关注。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但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劳资关系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不可能立刻得到有效解决。200万的农民工在城市干着脏、累、危、重、苦的工作,经常遭遇拖欠工资,并且只能带走自己所创造的一小部分,却将大部分留在了城市。农民工将青春和血汗留在城市,当他们丧失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下降时,却不得不返回农村,由农村承担他们的医疗和养老负担。并且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他们的子女同样不能与北京市的孩子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就业、就医等方面的待遇。据报道,北京少管所里的孩子90%是农民工子女^[7],这个惊心触目的数据所反映的问题,直接涉及当前这套农民工体制、户口制度等一系列的社会体制和管理问题。

为迎接2008年8月8日开幕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运动场馆及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奥林匹克相关的设施一共有37处。北京集中了32处,其中有19处是新建项目,改扩建项目11处,临时建设项目9处。同时,北京正在建设和整修长达300 km的道路,并在推进4条

新地铁线路的建设。所有在这些奥运场馆和道路建设一线工地夜以继日工作的,就是那些从事建筑业的5万多农民工^[8]。他们为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付出了巨大的汗水和心血,因此,依法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对农民工在北京所做贡献的一种认可和肯定,也是北京“人文奥运”理念的体现。

三、结论与对策

“人文奥运”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这个理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对其破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赋予社会关怀的“人文奥运”理念新内涵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前对这个新内涵认识的研究,只是初步的,并没有深入和深化。如果对“人文奥运”新内涵形成共识,意味着将奥林匹克运动会全面带入中国,必将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加速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使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精神惠及13亿中国人。这无疑是北京奥运会未来留给北京、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份最宝贵遗产。对“人文奥运”新内涵的认识固然重要,但落实更加重要。因此,当前必须做好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

(一) 构建和谐社会将推动对“人文奥运”理念新内涵的认识和落实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重要的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首都的社会和谐在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因而有更高的要求 and 标准。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决定》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是扭转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等。北京在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方面,要扎实做好就业工作,建立基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构建和谐社区、和谐村镇。“人文奥运”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社会关怀的新内涵,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目标及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是并行不悖的。只有将“人文奥运”理念新内涵的认识和落实纳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之中,才能使“人文

奥运”理念切实得到贯彻落实。

(二) 新农村建设将推动“人文奥运”理念新内涵的落实

“人文奥运”新内涵是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社会关怀。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必须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中首要问题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得北京城市居民与郊区农村居民共同沐浴和谐之光。目前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当务之急是增加北京郊区农村居民收入,这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生产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因而要将“人文奥运”新内涵的认识和实施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决定》指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业不断增效,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北京在落实“人文奥运”新内涵,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北京既是首都,又是大城市得天独厚的优势,辐射和带动郊区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三)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是落实“人文奥运”理念新内涵的重要手段

“人文奥运”新内涵重要内容之一是赋予社会关怀。赋予社会关怀,就是全社会都要关注每一个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阶层,特别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就北京而言,其发展现在与农民工

息息相关。2008年北京奥运能按时成功举行有农民工的一份贡献。赋予农民工等群体的社会关怀,首要任务是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改革当前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如农民工体制、户口制度等,解决好北京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真正把发展转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使得农民工创造的全部价值真正惠及农村、农业和农民。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落实“人文奥运”赋予社会关怀的新内涵,更为重要的是,换取了社会稳定与和谐,其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

(四) “人文奥运”新内涵的可操作性研究

当前对2008北京奥运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奥运经济的研究,因为筹办和举办奥运会必然带动奥运经济的发展。奥运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所谓注意力经济,即“由注意力资源的相对集中给举办城市和国家带来的一种阶段性加速发展的经济现象。”^[9]奥运经济无疑为北京经济的总体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4330.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90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12%以上^[21]。对奥运经济发展以及奥运经济的研究,社会各界都持乐观态度,但关于奥运对北京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人文奥运”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一方面奥运经济是注意力经济,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特征,这种经济对北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奥运会之后,具有什么深远的影响仍需研究;另一方面,对“人文奥运”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要使得“人文奥运”理念充实且具有可操作性,让2008年北京奥运确实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

参考文献:

- [1] 袁懋栓. 全球化背景下的北京人文奥运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78.
- [2] 郭金龙. 政府工作报告 [N]. 北京日报, 2008-01-21(1).
- [3]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5.
- [4]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行政学院市情研究中心. 北京市情数据手册 2007[Z].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 13.
- [5] 黄玉迎. 北京财政继续向郊区倾斜 [N]. 北京日报, 2008-01-21(4).
- [6] 陆学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现代化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6(3): 10-14.
- [7] 李婧, 房宜萍. 一个穷困妈妈的呼唤: 帮帮那些活在夹缝里的孩子们 [N]. 中国青年报, 2006-06-01(7).
- [8] 李亚杰. 习近平考察北京奥运场馆慰问工程建设者 并对进一步做好奥运筹办工作提出要求 [N]. 人民日报, 2008-02-16(1).
- [9] 刘淇. 北京奥运经济 [R].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 1.

New Connotation of Humanities Olympic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in Beijing

SONG Guo-ka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Humanities Olympics is a core concept of 2008 Beijing Olympics, the new connotation of which not only deepens and broadens humanities Olympics with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ut presents the need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Beijing, and leaves unique Olympics heritage. Therefore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study humanities Olympics and to practise it.

Keywords: humanities Olympics; connotation; Beijing soci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刘健]



(上接第 6 页)

Peasant Workers' Merging into Cities

ZOU Nong-ji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that peasant workers are transformed into citizens during the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that peasant workers gradually merge into cities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 introduces a series of institutions and measures, such as securing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sheltering, social security of peasant workers, their children's schooling, and so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ypical regions introduces institutional countermeasures, the base line of which is to secure peasant worker's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sign of which is to construct social security for peasant workers' merging into cities.

Keywords: peasant workers; merge into cities;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social security

[责任编辑: 刘健]